

反右制暴乱，斩断名利命。任我自由身，行遍六地间。

题记



## 第一章 生逢乱世

春秋末年，在家仇国恨的大网中，几个争霸的大国已身心疲惫，无奈地仇视着对方。由于晋国的阻挡，秦国还不能染指中原，只能把周边的少数民族犬戎收拾服帖了，在河边当老大。庞大的晋国陷于内斗，范氏、中行氏、智氏、赵氏、韩氏、魏氏六家争权夺地，民将不民。而楚国呢，刚刚被伍子胥带领的吴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首都被占，楚昭王逃难。楚国像做了一场大手术的病人，虚弱不堪，正在慢慢恢复中。还有一个传统强国齐国，齐国是个富裕而优雅的国家，经济发达，文化昌盛，犹如春秋时中国的“雅典”。它一直想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对外面的事兴趣不大，只是该出手时才出手，顺便捞一点好处。

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大森林中，老虎狮子都累了，伏在那儿休息。却突然窜出几匹狼来，吴国和越国就是这两匹狼。

吴国和越国形成春秋末期新的战争增长点，新霸主诞生的地方。

吴楚结仇，作为楚国老对头的晋国乐开了花，支持吴国。吴越的矛盾由来已久，互为恶邻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楚国别无选择地支持越国。这样，就暂时形成了这样的敌对双方：晋国和吴国为一方，楚国和越国为一方。



春秋战国形势图



时代需要英雄，就会造就英雄。

楚，因残杀三户匠家住的范府上，时常传来主人的叹息声。

老管家又来报告，

“主人，昨夜又跑了二批奴隶，他们毁坏了篱头，把田里庄稼也糟蹋了。”

“他们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平时听到了奴隶们的一些议论。他们说，如今天下变了。有人把土地划成一块块的，租给奴隶种，除了上缴的租子，奴隶还可以得一些。他们却恹恹对他们太苛刻，一年干下来，什么都是您的，自己一无所有。”

“唉，现在还剩有多少奴隶？”

“还有十几个，都是些老弱病残之人，今年的劳力一定不够。”

“我要亲自下地干活。”

“主人，那怎么可以？您是读书人，身体不强壮，怎干得了那些苦活？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？称人官府告这些逃亡的奴隶，让官府把他们抓回来。”

“主人，我去过官府了。如今，奴隶逃亡比比皆是，官府管不过来，也不想管。那些租地给奴隶种的有钱人，给官府上缴了很多钱，就是这些人引诱奴隶大逃亡的，官府还在保护这些人。”

“我要早一点改变靠好了，现在土地荒芜，奴隶逃跑。范家大业毁在我的手上，真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”

主人范子荣年近40，满脸皱纹，执掌家业以来，对谋对政富兴趣不大，喜欢游山玩水，正对突然变故，一蹶不振。

夜色朦胧，范子荣一个人在书房抚琴解闷。

妻子宋氏进来。

“夫君，天色已晚，要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”

“我知道夫君心情不好，现在生逢乱世，许多事要看开一点，儿子已经5岁了，我又怀上了。这一张张要吃饭的嘴，需要夫有张罗。如果夫君整天忧那，熬坏了身子，我们这一家可就真完了。”

“你又怀上了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又要做爸爸了，本是件高兴的事，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？”

“夫君，我昨晚梦见一轮红日从山那边升起，这是个吉兆。”

“可我只看到了西下的夕阳。”

范子荣、宋氏和儿子范贝识就地用餐。吃完饭，范子荣对儿子说：“我们范家

不幸衰落，你要好好读书，重振家业。”

“好的，父亲。”

“去书房读书吧。”

范贝走后，宋氏说：“夫君，我看儿子大贵一般，个性平淡，难以承担起你的厚望啊。”

“这个我也知道，多多教谕他吧。范家衰在我的手上，我心不甘，好希望能生养出一个光宗耀祖的后代。”

“那我给你多生几个。”

“别多生了，我怕养不活就饿死了。想当年，我们范家富甲一方，德高乡里，何等荣耀，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了。”

正说着，老管家进来，说：“主人，有一个老奴隶病死了。”

“这个老奴隶不曾通商，在范家辛苦一辈子了，好好安葬吧。”

“好的。主人，春耕到了，人手还是不够。”

“我说了，我也下地干活。”

春雨迷蒙，范子荣带着一群奴隶下地干活，白净的面孔，白白而红，由红而黑。

犁田，插秧，范子荣一天下来腰酸背疼，妻子宋氏打理家务，苦撑度日。

在布谷鸟的叫声中，范子荣的二儿子又出生了，奇怪的是儿子出生时，不哭不闹，安安静静。

范子荣望着虚弱的妻子，说：“这孩子这么安静，怕日后是一个没有烈性的男人。帮他振兴家业，又成空谈啊。”

“孩子这么小，哪能看得出以后的事情？你看他虽然安安静静，两只小眼却好像眯缝有神，一定是个聪明人。再说，性情安静的人更能把书读好啊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我现在一天累到黑，就盼着儿子有出息了。”

“给儿子起个名字吧。”

“看看再说。”

秋天来了，范子荣忙着收获粮食。一天，他摘回一只大葫芦，准备做成水瓢。

妻子宋氏抱着小孩过来，说：“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没有一个名字。”

“思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。”

“名字取贱一点还好养一些，不要那么深奥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人，不能让人家笑话我们范家没文化。你看，这葫芦。”

“怎么？你要让孩子叫范葫芦。”





“不是，这葫芦为什么能做瓢呢？”

“真是个问题，不让葫芦做瓢，难道让西瓜做瓢吗？”

“你好好想想，葫芦因为中间是空的才能做瓢。这叫‘虚能生实’。人生的成功藉由智慧所得，也是实由虚生。儿子就叫范蠢（蠢，憨）吧。”

“那就叫范蠢吧，这个名字又贱，又有深意，好！”

范蠢好像听懂了什么，两只小手不停地拍打着葫芦。

宋氏笑了，说：“他还真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范子荣说：“要有智慧，就要读书。孩子长大了，要让他好好读书，拜名师，结高友。”

“拜名师，您不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吗？”

“他小的时候，我可以教他。大一点就要去拜名师，宛县附近的山上有隐居的名士，可以访得。”

“我是妇道人家，没有什么见识。但还是听说，这附近出了一个名人，曾在周朝管理图书。”

“那个人叫老子，是当今高士，只是他西出函谷关，就不知下落了。”

春在秋月雪闲度，小范蠢慢慢会跑了。范子荣把小范蠢带到田间地头，让他认识草木昆虫。范蠢特别喜欢在野外玩耍。父亲教他认识一个东西，就教他一个字，见到牛，就教他认“牛”字。小范蠢也一字就会。

范子荣一边教范蠢读书，一边在访名师。

范子荣四方打听，听说，宛县山里有一个隐士，名叫计然，他曾师从老子，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。但计然性格怪异，见人只观察一眼，就决定是否收徒。

范子荣托人引见，见到计然。

计然盯着范子荣看，说了两个字：“庸人。”

范子荣连忙说：“不是本人拜师，是为小儿拜师。”

“人在哪里？”

范子荣拿来范蠢，计然不看别处，一看竟然呆了。

范子荣心里焦虑，不知是精是痴。

计然半晌才说：“这孩子眼中奇透诡异，我看不懂。”

范子荣非常失望，以为他不接受。

计然接着说：“怕我教不好他。”

“那你收了？”

“我千秋美名必靠他传扬。”

范子荣连忙按住儿子，两人一前一后拜谢。



范子荣回到家中，把事情经过说给妻子宋氏听，宋氏也真不白胜。那一夜，范子荣在书房喝了许多酒，把大半生的郁闷都化在酒中喝下去了。一边喝酒，一边抚琴，边高歌，折腾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迟迟不见人起来，老管家进去一看，范子荣暴亡书房。

宋氏抚尸痛哭，安葬好丈夫后，承担起抚养两个儿子的重任。

女人看似软弱，其实比男人有韧劲得多，特别是当了母亲的女人，只要给一点希望，就能从最黑暗的地方走出来。宋氏要把两个孩子养大，把范懿培养成人。

宋氏带着剩下的奴隶下地劳作，实在干不过来，雇灵虫去帮忙。范懿主要学文，宋氏却让他去读书，或者进山向自然学习。

自然教范懿兵之策，治国之法，效诤之术，还有为医之道。范懿一点点化做通。

自然说：“我所教你的，都要随机应变。成大事者，要有过人的才能和淡泊的心怀。我要再教你最后一项——修道之法。”

“老师，什么是‘道’？”

“我的老师老子曾说‘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为天下母’。”

“老师，我不懂。”

“‘道’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说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母亲所生，母亲再由母亲所生，一直推下去，人类由何而生？日月星辰，山河大地由何而生？万物存在有一个总的依据，有一个总母亲，这就是‘道’。道是永恒的，永不亏损，而且它是虚无安静的。”

“‘道’在哪里？”

“万物之中都有道，一花一草，甚至屎尿之中都有道。”

“那如何感知‘道’呢？”

“每个人心中也有道，只是因为贪欲杂念太多，让人心里迷感而混乱。在迷感而混乱的心境下，我们看不清外物的本质，感觉不出‘道’。要除去贪欲杂念，让心中一片空白，这时，‘道’就能显现出来。这时，我们的心灵就清静明自，观察万物皆冷静明了。”

“老师，怎样才能除去贪欲杂念？”

“这正是我要教你的。”

自然教范懿打坐，两鼻呼吸，最终做到一念不起。

范懿开始做不到，坐在那儿，万念纷飞，看着老师，坐在那儿像死去一般。他又闭上眼，努力让自己什么都不想……慢慢进入虚空之境。



老师说，虚能生静，静能生智。

然素平时除了读书、修道，不和俗人往来，做事率性而为。有时半夜想起老母，起来就要进山。人们都祝他为怪人。